

玄门剑侠

云中子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传



4.568
x M
2/1
E7

云中子 著

玄门剑侠传

(上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三个潜伏修炼了几十年，武功、邪功都已臻至绝顶的野心勃勃的老魔头，网罗了一些武功高强的武林败类，欲称霸江湖。领袖武林的三佛台——武林三佛为匡武林正义，乃联合物色了一位根骨奇佳百年罕见的练武奇才——寒松龄，并将其护送到百年前武林至尊太虚老人的嫡传弟子处调教。此举惹怒了三个老魔头，遂鸠占鹊巢，占据了三佛台，自称“三佛”，令手下爪牙遍天下搜杀寒松龄，以绝后患。

五年后，一身白衣、满脸冷漠却俊美绝伦的少年出现在江湖上，他身怀无相神功和九阴玄冰魔功两大正邪神功，腰佩百年前太虚老人所用杀人不见血的武林神兵寒玉绞血剑，肩上停着一只通灵的雪白大鸚鵡，叱咤江湖。所到之处只要搭上“三佛台”之影，格杀勿论！他就是学艺出山复仇的寒松龄。

为得万年紫芝果，寒松龄数闯“三佛台”，得识音梦谷谷主白凤公主之助，闯过太虚老人布下的生死关，进入了冷潭。又与红粉佳人数度携手，平内乱，透重关，结识三佛后代雷电追魂云飞龙和四绝书生宫寄霞，

成立碧血盟。后得三美投怀，如穿花蝶燕，又得武林绝顶高手荒城孤剑燕行云之助，如虎添翼。乃与伪三佛台满门展开了空前绝后大决战，经大历险，大血杀，诛杀了三魔头，终于正平清源，成一代霸业。

本书场面宏大，内容广博，正邪两大门派序列井然。写佛门则仙风道骨，写魔头则鬼气惊人，更兼剑侠之琴声剑气，美女之丽质柔情，特别是正邪斗法之大决战，各显神通，天上地下，花样百出，煞是好看！
武侠迷不可不读！

目 录

卷一 鹊巢鸠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三幅画 | (1) |
| 第二章 | 一把魔剑 | (25) |
| 第三章 | 玄阴洞探秘 | (47) |
| 第四章 | 冷潭生死关 | (98) |
| 第五章 | 音梦谷风云 | (163) |
| 第六章 | 公主纯情恋 | (221) |

卷二 白色鹦鹉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七章 | 翻天玉狐 | (277) |
| 第八章 | 孔雀真人之死 | (309) |

- 第九章 将计就计 (337)
- 第十章 毒竹君与桃花神 (370)
- 第十一章 荒城孤剑 (399)
- 第十二章 鸿门宴 (432)
- 第十三章 血染翠松园 (475)
- 第十四章 照日掌 (504)
- 第十五章 群雄会聚凤栖镇 (536)

卷三 正邪大战

- 第十六章 武林玉女 (563)
- 第十七章 斩四刀诛三佛 (598)
- 第十八章 情孽缠身 (633)
- 第十九章 落凤台之约 (658)
- 第二十章 改邪归正 (688)
- 第二十一章 灵药奇术 (703)

第二二章	夜探宝宫	(728)
第二三章	情海难填	(748)
第二四章	铁血君王	(767)
第二五章	一剑定山河	(805)

第一章 三幅画

寒风冷冽，拂面如刀，白雪如银，漫漫千里。秋，给大地带来的遍地黄叶枯草，而今，已全被这冬季的白雪收拾而去。

镇山关，就座落在这个白色的世界里，因为刚好在高耸入云的摩天岭下，而成了来往客旅的驻脚重地。这里，有近千户的人家，在关外，也算得上是一个大镇集了。

大雪，虽然已经停了，但是，灰蒙低沉的天空，飘浮紧密的彤云，却显示出随时都有再飘雪的可能，久走关外的客旅都有经验，虽然归心似箭，却也不敢贸然踏上征途，这倒给客棧带来了生意。

向山客棧是这里最大的一座客棧，由于屋外寒风砭骨，此时虽非进食时间，店内依然挤满了浅酌闲聊的商旅。

店内的人虽然不少，但需求却不多，因此，小二们大都闲着。

突然，厚重的门帘闪动了一下，室外透进的亮光，使柜台前的小二们知道有客人进来，散立在柜台前的三四个小二，全都轻身迎向门口，嘴全都张开了，但却没有喊出他们惯用

迎客的语句来，因为，他们的习惯，全被同一个念头所打断了：“这人好俊逸。”

一张俊脸，白里透红，双眉斜飞入鬓，目如晴空寒星，直鼻通梁，唇红如丹，二十上下的年龄，虽然超过观音大士座下的金童年岁，但却只有金童才能形容出他那飘逸出尘的脱俗气质。

缓慢地向店内扫视了一遍，少年和缓地道：“可有坐处？”

一语惊醒了沉迷中的小二们，一个三十上下的小二，忙上前一步，连声道：“有有有，公子爷，你这边走。转身向内领路。”

穿过嘈杂的人丛，在南边一张临窗口的地方找到一张空桌，小二陪着笑脸道：“公子爷，这边清冷点，您……您请多包涵。”话落向少年身上打量了一眼，心中又是一愣，暗自后悔不该带他到这个临窗口的地方来，敢情少年只穿了一袭单薄的白衣。

坐了下来，白衣少年淡淡地道：“不要紧。”

小二又是一怔，暗忖道：“世上莫非真有不冷的人不成？”心念风车似的一转，忙着道：“是是！”

白衣少年从身上摸出一锭五两来重的金块，往桌上一放，道：“来点可口的就是了，要快，送来之后，我还有话问你。”

眼睛盯着金块，小二慌不迭地道：“是是是，小的立刻给您送来。”话落，半走半跑地向厨房内奔去。

的确够快的，不到盏茶工夫，小二已率人端上了一盘全鸡、鲜鲤、鱼翅与一壶陈年的好酒，将杯筷摆好之后，小二陪着笑脸道：“其它的随后就送上来，公子爷，你先将就着吃

点吧。”

白衣少年淡淡地道：“其它的不送来也不要紧了，这些足够了。”

小二一呆，道：“但是，公子爷，小的已经……”

少年淡淡地笑了笑，道：“我付帐的钱就是这些，不曾短少。”话落指指桌上的金块。

呆呆地望着少年的那张俊脸，小二暗忖道：“他虽然是个男子，笑起来却是恁般迷人，只可惜笑得太短了。”一边转着念头，一边忙应道：“是是，公子爷，太多了。”

白衣少年指指对面的椅子，你请坐。”

小二恭敬地道：“小的不敢，公子爷，你有话尽管吩咐，不管死活，小的一定会替您办好的。”

白衣少年淡淡地道：“你坐下，我才好说话。”

小二犹豫了一下，拉开椅子，告罪道：“小的放肆了。”话落坐了下來。

白衣少年缓慢地探手入怀，小心地掏出一卷画来，递给店小二，道：“在贵客栈中，你可曾见过与这张类似的画？”

小二惊悸地盯着少年递过来的那卷纸，短促地道：“画？”伸手接了过来。

才一展开，小二立时惊骇道：“公……公子爷，你……你是从哪里拿来的？快……快请收起来。”急急地送了过来，一面不停地回头四顾看，好像怕什么人看到。

白衣少年俊脸上掠过一丝激动的表情，沉沉地道：“照此看来，你过去曾经见过与这幅类似的画了？”

小二霍然站了起来，急声道：“公子爷，请你收回去吧，

小……小的还得去照顾其他的客……客人。”

白衣少年探手入怀，又摸出同样大小的一块黄金，往桌上一放，道：“小二，把详细情形告诉我，这个就是你的了。”

小二看见那锭金子，抬起来的脚又放了下来，咽了两大口唾沫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，说道：“公子爷，小的就为你豁出这条命吧。”重又坐了下来。

白衣少年把画收入怀中，然后把那锭金子放到小二前面，道：“你先把这个收起来再说吧。”

小二把金子拿在手中一试，忙收入怀中，恭恭敬敬地道：“小的一家老小的生计，算是有着落了，小的就是为了您而送了命，也没有什么牵挂的了。”

白衣少年淡淡地道：“你怕本地那些不成器的东西？”倒了一杯酒，开始用菜。

小二不同意地摇摇头，道：“公子爷，他们那些人全都是些亡命之徒，不怕王法，拿杀人当儿戏，我们一般百姓谁敢惹上他们呢？”

白衣少年抬头看看小二道：“江湖上尽多游侠，他们自然会收拾这些不怕王法的东西，你怕什么？”

小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唉，公子爷，你可别小看了他们，他们之中有很多是武功非常了不起的高手呢！就拿上次来说吧，一个功夫十分扎实的大侠，他也拿出与您今天拿的同一类一张画，结果，还不是把命送在店外大路上了，所以，公子爷，你这张画可千万别再拿出来亮相了。”

少年仍然低头吃着东西，道：“你从头说吧。”

小二干咳了两声道：“唉，由画而闹出人命的事，我再也

忘不了，是发生在三年前的八月初五，一个老年商人，在这里拿出一张画给他的同伴看……”

白衣少年抬头问道：“那画上画的什么？你可曾看见？”

小二点点头，道：“那时我正好在那里服侍他们，因此，我全看到了。”停了停又道：“那张画画的好像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厅，在正面靠墙的地方画着三座大莲台，莲台上却没有佛像，在那三座莲台下，画着……画着……”

白衣少年放下了筷子，沉声道：“画着什么？”

小二惨然地摇摇头，道：“唉！那虽然是一张画，但却画得太逼真了，逼真得使人看到那幅画就像身历其境似的，想起来，实在太凄惨了。”他同情地摇摇头，继续道：“三座莲台之下，并排跪着一男一女两个中年夫妇，两人身侧跪着二女一男三个孩子。五人胸口上各插着一柄长剑，各自手握剑柄，看样子是被迫自尽的，血流遍地，惨不忍睹。在五人身后，大厅入口处，呆立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，好像也是那对中年夫妇的一个孩子，刚从外面回来，那触目的景象，把他吓得呆了。”

白衣少年星目中透视出惨淡的光芒，原本红润的俊脸也显得十分苍白，直到小二再发出一声叹息，他才惊觉地敛去了流露出的神情。

白衣少年压制着激动，缓缓道：“第二张呢？画的什么？”

小二看看白衣少年道：“公子爷，你继续吃嘛。”

白衣少年淡淡地道：“够了，说下去吧。”

小二迷惑地扫了白衣少年一眼，继续道：“那第二张画出现在隔壁的镇山老店中，那张画就是我所说的那个大侠拿到

镇上来的，经过一番打斗之后，他们没有拾回去，所以我看到了。”

“那张画上画的景物也很惨……”白衣少年生硬地接口道：“在旷野里，三个蒙面人，杀害了两个白发老者，还有一个白发老者肋下挟着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，闯出了重围，是不是？”

小二一愣，道：“公子爷，还有一样东西也在画上，你忘了说了。”

白衣少年沉声道：“三佛台。”

小二不解地否认道：“不是，是三座莲台。”

白衣少年冰冷地道：“小二，那就是三佛台。”

小二打了个寒噤，暗道：“我的老天爷，声音冷得简直像能冻死人似的，这位公子爷的一切行动，好像都古怪得使人无从捉摸。”心里虽在转着念头，嘴里却忙应道：“是的，是三佛台。”

白衣少年又问道：“小二，那第三张画上画的是什么？”

小二忙道：“公子爷，第三张就是你方才拿给我看的那一张啊，那画上的老道士过去也许曾到过我们店中，那些山跟那条结了冰的河，也好像在哪儿见过，老道士背的孩子与以前我所见的那两张画上画的是同一个人，只是憔悴了很多而已。”

这时，又送上来几个菜，白衣少年却没有举筷子，自言自语似地道：“那条河叫寒水江。”

小二惊异地道：“寒水江？你是说渊源于长白天池的寒水江？”

白衣少年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就是那里。”

小二怀疑地望着白衣少年，道：“你怎么能看得出是那里？”

白衣少年淡淡地道：“我曾到过那里！”

小二笑了笑，道：“公子爷，你真会说笑话，寒水江已经快到天池了，不要说冬天，就是夏天，你一个读书人也无法上去啊！”

就在这时，门口突然响起一个蛮横而响亮的声音，道：“各位暂时请不要离开位置，兄弟们要找一位朋友，还希望……嘿嘿，各位合作。”

店内立时起了一阵骚乱，但没有一个敢擅自离开座位。

小二脸色一白，头也没敢回，颤声道：“公子爷，你……你千万别说小的也见过那张画……否则，小的知情不报，绝无生机，公子爷，你……你千万开恩。”不等白衣少年开口，已急急离位而去。

抬头向入口望去，只见那里并排站着三个身着重裘的汉子。中间一个，年约五旬上下，左颊有一个紫刀疤，由腮直到耳根，青惨惨的一张脸，令人望之生畏。左右两个汉子，年纪也都在三旬以上，右边的手握着一柄厚背鬼头刀，左边一个拿着一柄十三节的竹节钢鞭。

疤面老者向四周扫了一眼，便径直向大厅中央一张桌子处走过去，两个汉子紧跟在他身后。

停在一张红漆大八仙桌子前面，然后，拉开一张椅子，疤面老者面对着同桌神色显得非常局促不安的一老二少坐了下来，凝视着对面那个身着狐裘的老者，咧嘴角笑肉不笑地道：

“老儿，听说你身上有一幅山水人物画？”

老者心中虽然知道对方不是好路数，但却还沉着气，温和地笑了笑，道：“这位老哥，老汉好像从来没见过你。”

疤面老者疤脸一板，沉声道：“老夫不是来与你话家常，见没见过都是一样，你还没回答老夫的问话。”

老者右侧一个三十上下的汉子，霍然站起身来，沉声道：“老丈，我父子三人可都是安善良民，你要寻短处，可就找错了人。”

歪着头，斜眼瞟了那汉子一眼，疤面老者阴恻恻地笑了笑，道：“这么说，我们三个倒变成不安份的人了，喂，年轻人，老夫不与你计较，回答我，你们身上可是有一幅画，画的是一个老道士背着一个小孩子？”

年轻汉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有又怎么样？花钱买来的，又不是抢的。”

疤面老者嗯了一声，点着头道：“这年头，有钱人的日子就是好过，要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到，喂，年轻人，那幅画是谁卖给你的？”

年轻汉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可忘记了。”

疤面老者嗯了一声，回头望着身后两个大汉道：“你们俩听到没有，他说忘记了，你们想个什么法子看看，他能不能想起来。”

两个汉子彼此对望了一眼，持鬼头刀的汉子阴冷笑道：“兄弟，他说他忘了，准没有错，好在同来的有三个，他忘了，一定有一个记得的。”话落两人已走到那汉子身后。

年轻汉子一把推开椅子，猛一作势，就要转身，但身子

还没转过去，两臂已被身后的两个汉子抓住了，不由厉声道：“哈，反了，反了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还打算抢啊？”

持刀汉子阴笑道：“朋友，我还当你是真有两下子呢！却原来只有几斤蛮力而已，既然你记不起那卖画的人是谁，爷儿们懒得与你罗嗦……你就静下来想想吧。”话落扬手一掌“叭”的一声，拍在那年轻汉子的玉枕穴上，接着两人同一松手，年轻汉子立时瘫痪在地上，气绝身亡。

老者离座蹲了下来，探手一摸，发现气息已断，立时疯了似的跳起来，大喊道：“啊，打杀人了，店家，店家。”

两个汉子一左一右抓住老者，桌子左侧的年轻汉子一见这些人打死了哥哥，又抓住了父亲，立时就动了拼命之力，霍然站起身来，才想过去，疤面老者扬手抛出一根筷子，正好打在他肩井穴上，立时就被定在那里了。

店中一阵骚动，有些人纷纷离座。疤面老者脸一沉冷声道：“各位，在老夫未下命令之前，你们如果出门，被杀死在门外可别怪老夫心狠手辣。”

一闻此言，欲动的人全都呆住了。

直到此时，老者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无人敢出面挽救了。

白衣少年向那边扫了一眼，沉声喝道：“店家，算帐了。”

先前服侍他的那个小二，巴不得他能快走，以免把自己也牵扯进去，闻声急忙上前，恭身道：“公子爷，你……你出去时可得小心点啊！”

白衣少年把桌上的那块金子抛给小二，冰冷地道：“我现在还不走。”话落，转身缓步向那张大八仙桌走去。

小二惊得目瞪口呆，上下两排牙齿，捉对儿打着哆嗦。

疤面老者抬头望着那边吓得变了颜色的那张老脸，阴沉地笑道：“老儿，你可还记得是谁卖给你的？”

老者看看周围那些敢怒而不敢言的面孔，知道这些人中是不会有有人出面救他了，再也硬不下去，颤声道：“大爷饶命，小老儿实在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当时是……是一个过路旅客卖给我们的。”

疤面老者丑脸一沉，顺手抓起一根筷子，往桌上一插，冷声道：“老儿，老夫再问你一次，如再不合作，这筷子对付的就是你未死的儿子。”话落抓起另一根筷子，在手中玩弄着。

老者扫眼看见那根筷子有半截已插进了八仙桌子里，吓得老脸惨白如纸，颤声道：“大爷，求求你饶了我们吧，小老儿说得句句实话，如有半字虚假，天打雷劈。”

疤面老者阴沉地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信，嘿嘿，老儿，看来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了？”缓慢地抬起了右手，手中筷子，直向老者儿子的胸口伸了过去。

老者吓得直张口，但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就在这时，疤面老者的肩膀被人打了一下，一个冷漠的声音道：“朋友，你要找那卖画的不该找他们，因为，那个人在哪里，我知道。”

疤面老者缩回手来，扭头发现站在背后的是个文弱俊美少年，只当他是个读书人，冷喝道：“混帐东西，你知道大爷指的是张什么画吗？”

白衣少年冷冷地道：“朋友，出口伤人，你得付出出乎意料之外的代价。”

疤面老者大笑一声道：“哈哈，读书人，你倒说说看，老